

儿童文学

穿越青春

祁智等著



风雪把悲伤轻轻
被淋湿的翅膀，才拥有穿越暴风雨的力量。

我们的100个故事
丛书



100滴泪水、100个轮回、100段青春、100次重生

百万大刊《儿童文学》力邀近百位作家代你喊出100个心声

打开我们的100个故事，开启爱和梦想的旅程……

穿越青春

祁智等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们的 100 个故事. 穿越青春 / 祁智等著. —北京
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 6
ISBN 978-7-5148-0632-8

I. ①我… II. ①祁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0256 号

CHUAN YUE QING CHUN
(我们的 100 个故事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主 编: 徐德霞
责任编辑: 汪玥含
执行编辑: 孙玉虎
插 图: C 等

著 者: 祁 智 等
美术编辑: 刘妍妍
责任印务: 任钦丽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社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 编 室: 010-57526071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发 行 部: 010-57526568
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h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北京东光印刷厂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
印张: 12.25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32 千字

印数: 14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0632-8

定价: 18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539)



目 录

序：打好少年儿童成长的精神底色	李学谦	1
狂奔	祁 智	1
阳光少年	高巧林	13
青春狙击	于立极	25
即使趴下，也决不认输	崔晓勇	34
暖	闫耀明	43
飞翔，哪怕翅膀断了心	韩青辰	53
推开世界名校之门	陈 新	65
花样游泳冠军的别样年华	陈 新	77
超级汽修工	丁晓威	89
搭车去西藏	丁晓威	101
九球魔女刘莎莎	巴 山	111
少女掘金梦	汪学松	119
为修车的小摊骄傲	邱易东	130
雪峰绝顶展英姿	刘兆福	137
母亲托起我的航天之梦	刘兆福	149
无臂高考状元的那些小事	郑志慧	159
阳光女孩的多样人生	郝 霖	170
雷诺是我 我是雷诺	夏 园	174
为了改变，我必须呐喊	宋莹莹 伍华	179
用心筑一道“绿”网	郑北 伍华	187



狂奔

● 祁 智

CHAPTER · 1

李祥感到薛老师扫了大家一眼。薛老师的眼光，像一阵疾风掠过树梢，大家都低下头。他觉得孙铭成、刘悦他们不需要低头，恽舟军他们也不需要低头，要低头的只是他。但是，他们都把头低下去了，低出一种逼人的气氛，他恨不得将脑袋钻进桌肚子里。

“三千米！”薛老师左手撑着讲台，右手竖起三根指头。他晃晃三根指头说，“三千米！”

初一(4)班教室里有了一阵骚动。孙铭成、刘悦他们慢慢抬起头，恽舟军他们的脖子也反弹似的直了。他们先是窃窃私语，再前后左右看看，然后把目光投向李祥。

李祥忽地上翻了一下眼皮。他看到薛老师的三根指头，三根指头像三根木棍，把他的心顶到喉咙口。他还看到了大家的目光，目光一道一道的，像一把把匕首。

现在是四月初，天气不冷不热。一个星期后，学校召开春季田径运动会。

“三千米!”薛老师又说。

“老师,”恽舟军站起来说,“我跑。”

“你已经报了一百米、二百米,一人只能报两项。”薛老师咳了一声说。

“那我——不报二百米,报三千米!”恽舟军说。

薛老师皱着眉说:“乱弹琴!”

孙铭成叹了一口气说:“要是一人能报三项就好了。”

孙铭成是班长,学习成绩好,在跳高和跳远上有优势。一个成绩好的人,如果体育又好,那就简直像一只老虎能唱歌。刘悦是副班长,学习好,但比较胖。她的特长在文艺上,文艺演出的时候敢拉《梁祝》。恽舟军他们成绩不好,属于差生,平时抬不起头,只有体育比赛和劳动时神气。每个学校都有不成文的规矩,体育比赛靠成绩差的人争光。恽舟军报了一百米和二百米,除李祥之外,差生都领了项目。

“我的指导思想是,每个项目都要报名。”薛老师双手撑着讲台,两肩像煞有介事地耸着,他说,“三千米每班可以报两个人,我们班总不见得一个不报吧?三千米很难跑,难道因为难跑就可以不跑吗?”

“我不要求跑第一、第二!”薛老师目光炯炯地看着大家,他前年才从师范学院毕业,在班主任工作上很有自己的想法,他说,“我只要求我们班有人站在三千米的起跑线上!”

薛老师的话铿锵有力,他扫视全班:

“谁报名?”

“我。”

“谁?”薛老师一愣。

大家都一愣,四处乱看。



薛老师又问：“谁？”

“我！”李祥站起来。

CHAPTER · 2

一周后举行的春季田径运动会，成了全校的大事。穿运动服的人多了，下了课就去操场的人多了。

恽舟军他们穿着鲜艳的运动服，敞着怀，露出里面的田径背心，脚下是运动鞋。他们常常把钉鞋一只前一只后地搭在肩上，那样子就像从国家队回来了。体育比赛给了他们机会，他们要抓住这短暂的时机，充分展示自己的潇洒。他们嘴上谈的都是刘易斯、贝利、乔依娜、约翰逊，然后就一次又一次地练习起跑和起跳，或者侧身将右拳虚握在右肩上方，再奋力向前一推，目光落在三四十米之外——这个成绩足能破世界纪录了——但还是不满意自己的动作，又一次侧身，把重心落在左脚上。

“三千米啊！”恽舟军说，“三千米是什么概念？”他停顿了几秒钟，让大家有时间思考，然后说，“在操场上跑……”他的思维在简单的数学题上遇到了麻烦。

“七圈加二百米。”孙铭成说。

恽舟军忙说：“对，七圈加二百米。”他看看埋头写作业的李祥说：“七圈！加二百米！”

李祥下意识地在草稿纸上画着圈子，恽舟军他们的话，直往他耳朵里钻，想挡都挡不住。恽舟军他们平时和他关系不错，但不知为什么，现在他们都挤到好同学一边，好像全班只有他一个差生。

“快看！刘朝旭！”恽舟军忽然说。

李祥不用抬头，就能看到刘朝旭是什么样子。刘朝旭穿着红白相间的运动服，个子比同龄人高，腿比同龄人长，走路步伐不大，但每一步都像踩在弹簧上。初三(1)班的刘朝旭，学习成绩不错，课余在市体校训练，是市田径运动会少年组三千米纪录保持者。学校的田径运动会，往年都在秋季开，今年提前了。刘朝旭夏天就要到省专业队去，学校希望他毕业前创校田径运动会三千米跑纪录、破市少年组三千米跑纪录。去年秋季运动会，刘朝旭跑三千米的时候，天突然下雨，影响了成绩。

李祥明白恹舟军他们的意思，刘朝旭太优秀了，而他太差了。他是全班最矮的一个，并且骨瘦如柴，要命的是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田径比赛。去年校秋季运动会，初一不设三千米跑项目。他觉得他倒霉透了，提前召开的运动会，提前给了恹舟军他们机会，却让他如同走向刑场。他本来是不想报名的，但薛老师的话合情合理，又极具感染力，他好像被谁揪了一下按钮，脱口而出“我”，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了。何况，那时候他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其他差生都是有项目的。

放晚学后，李祥在操场上走了七圈加二百米，一共是六千步。然后他出校门，在奔跑中数着步子。奔到家门口，再转身向市第一医院，然后再回家。他数到九千零四十五的时候数乱了，但他的心也踏实了。

李祥觉得，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和速度来对付六千步，也就是三千米。

CHAPTER · 3

早上五点十分，李祥提着两个空盐水瓶，蹿出门，奔出巷子。



早晨的大街比较安静，清洁工人小心地扫着路面，汽车小心地驶过，怕把城市吵醒似的。李祥奔跑着，看上去他不像一个专业的早锻炼者，更像一个为某一个目标而奔忙的人。

李祥五点五十五分奔到市第一医院，拿上新换的盐水瓶，再往回奔。他六点四十分奔到家，用十分钟洗漱、吃早饭，再在七点半之前奔到学校上早自习。妈妈患有顽固性心脏病，这种病就是和时间比耐心。医院让妈妈住院，妈妈的单位破产了住不起，病情刚一稳定就闹着要回家。急性子的爸爸顶撞了主治医生和院长，医生恼火地说：

“回去也行，每天早晨来拿药！”

李祥每天早晨来拿药，妈妈自己给自己输液。李祥的爸爸是不能来拿药的，他下岗了，托人找了一个工作，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火车站货场卸货。时间一长，医院里也就忘记了不愉快，有时给李祥两三天的药。但是，有一次李祥拎着四个盐水瓶，撞碎了两个。李祥对医生说：“还是每天来拿吧。”

“远吗？”医生问。

“还好。”李祥说。

医生就提前准备好盐水瓶，让李祥进医院就能拿到。

李祥奔到医院，一手拎着一个盐水瓶往回奔。他的手被盐水瓶吊着，不能前后摆动，这使他的奔跑动作有些古怪。路上的人多了，有些人猴在自行车上奋力往前骑，汽车大大咧咧地开着。他一只脚没完全落地，另一只脚就已经拔起、前跨、落地，先落地的那一只脚又拔起、前跨、落地，周而复始，节奏很快。他的两只脚，就像装在同一条流水线上。

李祥奔进斜斜、窄窄的巷子，放下盐水瓶，把爸爸做好的稀饭盛在碗里凉着，再洗漱，再吃饭，再把饭盛给妈妈，再拎起书

包向学校狂奔。他听到稀饭在他的胃里荡漾着，还发出叮咚的声音。

太阳已经升起，只是被高楼挡着。但太阳的光辉是挡不住的，道路明亮了。在明亮的道路上，自行车一掠而过，汽车一掠而过，大家都是以奋力向前的姿势出现在早晨。李祥沿着人行道狂奔，穿过一个十字路口钻进一条小巷，再从小巷里冒出来，转向一条大路，又在大路的中段拐进一条小巷。等他从小巷里奔出来，学校大门就在马路对面。每天在这个时候，稀饭都变成汗，爬满了他的皮肤。

现在，李祥觉得他脱口而出报名是对的，歪打正着。他不惧怕三千米，三千米算什么？他每天早晨起码奔跑五千米。如果连三千米都不害怕了，那他还害怕什么呢？他挺了挺瘦小的身子。就在他身子即将舒展的时候，他心里一空。他想到三千米之后，三千米之后他还是个差生。他不是不想好，但他的精力似乎都花在奔跑上了。想好而不能好是很痛苦的事情，他不像恽舟军他们，他们好像无所谓了，因为他们还有力气，而他看起来连力气都没有。

李祥的腰凭空少了一截，他矮了下去。他看了看亢奋的恽舟军他们，心想还是把三千米跑好再说吧。

“不就是三千米吗？”李祥的目光穿过窗子，看着阳光下的操场，操场上有人在画白线。

CHAPTER · 4

四月的天气无可挑剔，该绿的都绿了，该青的都青了，该开放的都开放了。天气好像就是专门为运动会准备的，一连几个晴



天，昨天晚上下了一会儿蒙蒙细雨，天一亮又是晴空万里。空气清新了，有风吹过，地上不起一点灰尘。操场上白色的线，像天生从泥土里长出来似的，新鲜、醒目、有条不紊。

上午十点钟，初中部男子三千米决赛开始。

十三个运动员站在起跑线前。

本来是分年级跑的，但整个初中部只有十三个选手参加三千米跑，初一六个班一班一个，初二六个班一班一个。初三因为知道无法和刘朝旭竞争，每一个选手的首要任务都是为刘朝旭做陪衬，所以每个班都有人报名，但最后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，临阵脱逃。反正他们都快毕业了，不怕学校找他们的麻烦。何况毕业班对这次为一个人举行的运动会，都有抵触情绪。学校没办法，临时决定初中部混在一起跑，最后按年级计名次。

起跑线前的李祥，穿着短裤，脚上是白色的跑鞋。这双鞋是他去年升初中后为上体育课买的，是最普通的那一种。鞋帮已经失去了本色，昨天晚上，他用四根白粉笔抹鞋帮，运动鞋终于显出涩涩的白。他很快就发现，其他十二位运动员脚下都是钉鞋，各种颜色的都有，刘朝旭的钉鞋居然是彩色的。他一下子就看出他与他们的差别，几乎想把腿和鞋缩进短裤里。他的信心被狠狠地挫了一下，神情立即就让人觉得经不起推敲。

初一(4)班的同学看着他们的选手李祥。李祥太猥琐了，他的头发里，都散发着值得同情、可怜的气息。恽舟军发出一声怪叫：

“呀！”恽舟军的运气不好，早上第一个项目是一百米小组赛，连续两次犯规，被罚下场，他只有寄希望于明天的二百米跑和4×100米接力。他偷偷看看薛老师，见薛老师并没有制止他，又自顾自地笑了起来。

刘悦白了恽舟军一眼。这个班上最胖的女生，心却最细，薛

老师读课文，能把她的眼泪读出来。她向初一(5)班的同学借了一双钉鞋，让孙铭成送给李祥。

李祥没敢看孙铭成，脸上是平时不受重视的人突然受到某种关怀时常有的表情。他连连点头，换上钉鞋。现在，李祥穿着棕色的钉鞋站在起跑线前。他脚掌的前半部好像没有了。不，如果没有了也就好了，那前半部好像粘在脚上，骨头断了，皮还连着。这让他很不自在，他对自己的脚失去了信心。

运动员做着发令前的准备动作，有的脚向后踢碰到屁股；有的忽地蹿出去，急速跑几步，再略微放慢速度跑几步，再急速跑几步，在五六十米长的距离间跑出几种节奏，然后小跑着回起跑线，像一匹回厩的马驹。同学们用羡慕、钦佩的目光看着他们，但他们装着视而不见。其实，他们就是为这些目光做准备动作的。刘朝旭轻轻活动关节，刚才，他已经沿着操场的内侧慢跑了两圈，又全力练了两次弯道技术，现在他孤傲地望着面前的跑道。喇叭里广播着为他加油的文章，女广播员激动得声音走了高调。市体委的几个裁判在终点线那儿，亲自为他掐秒表。

李祥开始紧张。他没有那些准备动作，或者说，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他每天早上总是一下子就冲出了门。他觉得跑就是跑，不用像他们那样，把力气耗在跑之前。但在这个时候，他又感到他的对手都是训练有素的。他也想跑几步，脚后跟抬起来了，脚前掌却像钉在地上。他全身的力量向上泛，涌到胸部、头部，两只脚像两根漂在水面上的枯木。

“你看他——”恽舟军指着李祥说。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李祥身上，他们觉得李祥好像走错地方了。瘦小的李祥像一颗土豆，连班上的同学都不好意思为他鼓掌、加油。恽舟军看了看跑道，三千米啊！一百米又算什么呢？一阵风就过去了，连回味的余



地都没有。三千米就不同,即使观众开一会儿小差,再看过去,运动员还在跑。这个时候,在大家的注视中跑是多么幸福、神气的事!他恨不得天天都有运动会,他恨不得每秒都在跑。他像拎两只白鼠一样,拎着李祥换下来的跑鞋。鞋底快通了,露出黑色的橡胶,白粉纷纷扬扬。

“砰!”

CHAPTER · 5

李祥一怔,发令枪像打在他的后脑勺上。两旁的选手都跑了出去,并且有秩序地跑向跑道的里圈。刘朝旭当然轻松地跑在前面,其他人努力、吃力地跟着。操场上响起了为刘朝旭加油的声音。李祥本能地向前冲去,一个踉跄,差点摔倒。但是李祥在一秒钟后就醒了,他迅速从排成“一”字的运动员旁向前冲,超过一个,再超过一个,又超过一个……他在短短的几秒钟内,就跑到刘朝旭前面,并且还有拉开距离的趋势。他的姿势和速度,都像一只奋力奔跑的老鼠。

三千米跑必须合理、平均使用体力,它和一百米跑不一样。一百米跑,必须让全部的体力在短短十来秒钟的时间里全部释放出来,谁会想到李祥会有这样的速度呢?李祥是以跑一百米的速度跑三千米!大家惊喜地为他加油、欢呼,以为出现了一匹“黑马”。生活中,许多其貌不扬的人,往往能创造出令人咋舌的成绩。

李祥的速度,首先打乱了初一五个选手和初二六个选手的节奏。他们当然不肯落后,全力往前冲去,仿佛不是刚起跑,而是在冲刺。他们你挤我推,摔倒了三个,仍有八个人越过了按部就

班的刘朝旭。争先恐后的场面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操场四周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。终点的几个裁判坐不住了，他们担心刘朝旭会把握不住自己，体育老师喊叫着朝刘朝旭跑去。但是，刘朝旭的节奏说乱就乱了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初三刘朝旭怎么能控制得住自己呢？他突然加速，迈动长腿，赶超前面的选手。他超越的速度赢得了大家的喝彩，大家的喝彩又加快了他超越的速度。有几个运动员在前面拥挤，他从外圈绕过他们，落到他们和李祥之间。他不知道，此刻所有的裁判和体育老师都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而外行的同学和老师还在拼命鼓掌、欢呼。

“按计划！按计划！”冲到跑道边的体育老师声嘶力竭地说。

刘朝旭突然明白了。他一下子泄了气，收住脚步，茫然地站着，然后他一屁股坐到跑道内侧的草地上，头垂在两腿之间，像个错过季节的茄子。

“哎——”全场禁不住发出惊讶、惋惜的声音。

李祥还在向前狂奔。他并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事，奔跑是个人行为，他用不着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，他唯一明白的是他前面没人。他处在第一的位置，这样的结果让他吃惊。

但是李祥明显感到向前迈腿的艰难。他吸气少，吐气多，胸膛憋闷得像要爆炸。他喉咙口干燥，视线模糊。这时候有人超过了他，接着，他的右肩被人撞了一下，又有一个超过了他。他看到这两个人在他前面慢吞吞地跑着，姿势难看极了。他从他们想到了自己。他转过弯道，看到刘朝旭躺在草地上。他吓了一跳，以为刘朝旭已经跑到终点了，他弄不明白刘朝旭是怎么到终点的。

刘朝旭的中途退出，使得这次运动会失去了任何意义。学校领导有意无意地望着薛老师，这些目光是一种压力，让年轻的



薛老师简直承受不了。一切都是由李祥引起的，可是这能怪李祥吗？他看着跑道。七名运动员散落在四百米跑道上，像一只只蜗牛在爬，让人分不清谁领先谁落后。他们奔跑的姿势，显得滑稽可笑，而他们现在才跑了一千米。他们的精力，似乎在第一个一百米就挥霍得差不多了。

李祥这个时候意识到奔跑和比赛是有区别的。他每天早晨的狂奔，从未遇到过现在的情况，迈步更加艰难。操场似乎移到他的脑子里，那些跑道全都旋转起来。他支撑着，初一只有六名选手，即使像乌龟那样爬到底，至少也是第六名，至少可以为班上增加一分。谁让他是差生的呢？差生恽舟军今天一分没得，明天能不能得到，只有天知道。

七名运动员以难以想象的慢速度在操场上绕圈子，他们在极限中挣扎。一名运动员斜斜地跑出了跑道，一名运动员双手捂着肚子，身体晃着向前，然后蹲在地上；一名运动员侧身像刘朝旭那样坐到草地上；一名踉踉跄跄的运动员，被班上同学顺势拖到跑道外。现在，跑道上还有三名运动员。喇叭里的女声激动地带着哭腔，为他们呐喊。气急败坏的校长让人把开关关了，带哭腔的女声被拦腰截断了。三名运动员的慢动作，影响了后面项目的比赛。既然整个运动会都毫无意义了，那么，让这次运动会早些收场就成了当务之急。但那三个人还在跑，像三头中了暑的驴子。

CHAPTER · 6

两名运动员被班上同学拦截下来。

现在，操场上只有李祥一人了，李祥还在跑。他以为那些运动员都到了终点，只有他一人落在后面。汗水挂在他的睫毛上，

让他眼前模糊不清，跑道却清晰可见。跑道首尾相连，永无止境的样子。他觉得他这么慢，给班上丢脸，但不跑到底更会给班上丢脸。他在奔跑，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幻觉，他不是跑在操场上，而是跑在大街上。他在奔跑中体会到无比的快乐，奔跑，说明妈妈还活着。有什么比妈妈还活着，更让他快乐呢？他在奔跑中忘记了一切，那些观众，那些声音，都消失了。

几个校领导走向薛老师。

“薛老师。”校长说。

校长又说：“薛老师。”

“快了。”薛老师醒悟过来，眼里好像有两点晶莹的东西在闪烁。

“薛老师！”校长加重了语气。

孙铭成领悟了校长的意思，准备去拦截李祥。

李祥在跑道的那一边，弓腰、勾头、一顿一顿地跑着。

“干什么！”薛老师呵斥孙铭成。他对校长说：“他还在跑，他没有犯规。”

“还有三圈了。”薛老师又晃着三根手指说。

薛老师三根手指中的一根慢慢向下弯，语气中夹着一丝丝央求：“让他跑吧，他能跑。”

恽舟军望着操场发呆。

刘悦想了想，胖胖的身体跑向广播台，边跑边擦着眼睛，几个男同学和女同学拿着矿泉水和毛巾去操场边。

李祥身体前倾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，像拎着什么东西。一条腿拔起、落下，另一条腿拔起、落下，周而复始。想象中他在狂奔，其实现在他比走还慢。他隐约听到遥远的地方升腾起了掌声和欢呼声，如同灿烂的霞光。



阳光少年

● 高巧林

梅小韵僵斜着身体颠颠簸簸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架上，总担心自己坐不稳重心，一不留神就会让蹦蹦跳跳的轮胎拱到砂石路上，摔个皮开肉绽的。于是，她努力让硌得又疼又麻的屁股往里边挪，两只汗涔涔的手始终抓住父亲的衣角。

父亲肩头系着个行李包，吱吱嘎嘎把自行车踩过数十里弯弯曲曲、坑坑洼洼的乡村砂石公路，早已累得像一头负着重轭的耕牛，热汗滚滴，粗气急喘。

梅小韵自有深深的感激与愧疚不说，那份刻骨铭心的自怨自恨又在心头复起——都怪自己是天生的跛脚，也就不能如别的同学一样自己去上学，只得似家中的猪猡一样窝囊，让父亲捆绑在自行车架上往镇上屠宰场送。

父亲说：“小韵，到了镇上学校要安心读书，你的脚不便，星期天就别回家，我和你妈明天就得去外地打工。”

梅小韵理解父亲的话，但心里非常难过，也非常害怕：在村里念书还好，到了镇上学校，自己的那条跛足不知会引起几多嘲笑、几多委屈。要不是父母亲苦口婆心的劝导，她是准备辍学在家了。